

大将评论系列 01



争取独立发言·确立评论规范

解构媒体权力

潘永强、魏月萍 主编

【深度座谈】政党失范·媒体失守
——马华收购南洋报业一年后的省思与观察

社论是谁在说话？

【深度座谈】仰望优质的文化副刊

【深度座谈】媒体与权力操作

【深度座谈】杂志的视界·思想的座标

【深度座谈】公平竞争：让傲慢媒体回复谦卑

● 民间评论系列 02

主题预告：华人政治思潮（2003 年 1 月出版）

● 欢迎读者提供意见：

欢迎您为本书内容提供意见。倘言之有物且附上真实姓名，本社将于下期摘录刊登。来函可寄大將出版社，或

e-mail：libertineworld@yahoo.com.

大將 民间评论系列 01

解构媒体权力

潘永强、魏月萍 主编

大將 事业社 出版



大将出版品第 168 种

大将民间评论系列 01

解构媒体权力

特约主编：潘永强、魏月萍

策划主编：徐婉君

执行主编：王兆骞

封面设计：刘民杰

社 长：傅承得

发 行 人：傅兴汉

创意顾问：游 川、林福南

法律顾问：吴汉强、王瑞隆律师

市场经理：梁胜义

市场执行员：李蕙杉

出 版：大将事业社（马来西亚）

发 行：大将事业社（马来西亚）

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(473710-T)

4, Jalan Panggong, 50000 K. L., Malaysia.

Tel:03-20266288 Fax:03-20266266

E-mail: mentorpoh@pd.jaring.my

web site:mentor.com.my

印 刷：United Print Process Sdn. Bhd.

第1版第1刷：2002年10月20日

定 价：RM 18.00

著作权所有·侵害必究

国际书号：ISBN 983-2385-69-5

图书分类：

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-in-Publication Data

[Jie gou mei ti quan li]

解构媒体权力／潘永强、魏月萍主编

（大将民间评论系列：01）

ISBN 983-2385-69-5

1. Mass media--Moral and ethical aspects--Malaysia. 2. Mass media--
Social aspects--Malaysia. 3. Mass media--Political aspects--Malaysia.

I. Phoon, Wing Keong, 1971-. II. Ngoi, Guat Peng, 1971-. III. Series:

Da jiang min jian ping lun xi lie; I

302.23

本书如有缺页、破坏、装订错误，请寄回本公司调换。

民间宣言

争取独立发言 确立评论规范

今日的我们，正站在一个希望和失落交错的时代关口。失语和噤声、敏感与地雷，处处密布。当国家与体制嚣张施暴之时，只有民间边缘才是凭靠所在。

民间，至少有形式和精神两道意义。形式上它必需是独立的、非体制的和自发自治自主的。精神上，它应该是自由的、批判的和清醒的。先要立足民间，始能独立发言。

争取独立发言，旨在呈现民间观点，观照民间立场。我们应永远站在权力和权威的相对位置，对应朝廷。所谓“民间”，其标榜之处及最显著特点，在于既不在朝也不在野，而是选择独立的姿态和岗位。独立并非伪装中立，而是有主见的不断批判与重建，因为在朝的有利益，在野的有野心，它们时刻都不能讲真话。惟有民间，才容许独立放言、清醒思考以及自由精神，这里绝无也不应该有灰色地带和暧昧包袱。在如此思想净土上，我们才有宽广和抗拒宰制的言论讲台。

今日权力之宰割、思想之僵困、企业之霸权，已到无以复加的恶质地步，而原有的民间个体亦一一沦陷和失节，导致“自由”和“独立”二者瑟缩一角，奄奄一息。作为一份属于公共的知识与评论刊物，其责任正是创造民间议题、引介进步论述、批判腐朽梦呓、坚持理性冷静，而最终正为了

提升文字的激情和尊严。

这一切一切，其实就是抢救民间论域，重建公共领域。我们企求的是一种清议传统的现代转化和重生，自由论政，不治而议。明末顾炎武写道：“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，犹足以维持一二。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。”清议之可贵，在其既争自由，亦做诤友，是成熟的不合作主义者，而不发盲目狭隘的党派之论。

要发挥清议的独立角色，先要争夺自由发言的空间与情境，才不为政治收编，向权力发声，让民间话语抬头。但是从事批判和思考，亦要创建言论规范，否则独立之民间必受侵占污损，乃致错位变质，妨碍讨论思辨。于是，清除伪学、重建秩序以及评论规范化，正是当前之急务。

评论应朝向规范化和专业化，这是我们今后应走的道路。评论是解释现在和前瞻未来事态的时宜文字，它对社会起著一定的责任和担当，首要条件是不得含糊、勇于发现，且要有专业的要求。对今日媒体评论中各种失范失格失误之陋习，实需要正视和匡正，否则任由浮滥、低劣与反智言论随意占据发言，必为社会带来风险。

所谓确立评论规范，就是先设定出最低的行为“界限”，一个可供检验的基准点，然后共同维护互相监督，才能树立受尊重之评论公信。今之评论文章，应订立之基本规范，有四不四要：不空泛粗糙、不应景应酬、不抄袭剽窃、不媚俗欺世；要有立场有主张、要有事实有理据、要有视野有史观、要有勇气负责任。

要守护这道规范，就应该强调专业化的态度。首先，必要拒绝假评论、伪学术、曲学阿世，和矫情吟呻之歪风。而追求专业，是要维护评论的严肃、正确和责任。我们向来缺

乏“评论专业”这个概念，不懂装懂又毫无分工的跨界行为，导致评论写作的客观评价机制无从建立，更丧失纪律、操守和道德意识。若规范不能确立，则传统无法累积。

鉴于此，我们不容侷限一隅，必尽力探求国事是非，以深邃之思想、开阔之眼界，重建百家争鸣的公共舆论场域。《民间》承载著“争取独立发言、确立评论规范”精神与理想，提供开放的思考与反思园地，阐扬思想启蒙与自由精神。文字作为一种政治与文化参与，已在论述上整装出发，社会前进或衰退，莫不系于此！（潘永强、魏月萍）

编辑室并言

媒体是为谁在说话？

一、媒体的公羊学

“权力”是一个欲望名词。我们常说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朽，正说明权力的拥有总围绕著斑斓的光环，使权力在运作时，为欲望带来虚名的满足感。

梁启超于《时务报》创刊号〈论报馆有益于国事〉言：“去塞求通，厥道非一，而报馆其导端也”，又言“而起天下之废疾者，则报馆之为也”。媒体原为促进政治制度化的重要推手、建立公共意识的平台、传播文化的公器，然今日媒体谬态百出，是自我位置产生价值错乱之果。严格而言，某些新闻工作者自愿其如椽之笔，成为官方文饰巧造的笔吏，而报馆在拿捏与政治分际之间，新闻专业与责任伦理，不再成为价值判断的重要基准。当读者开始对媒体现象的诡变悖实产生信心危机，媒体权力的正当行使受到质疑之余，作为第四权的媒体已渐渐失去力量。

其次，媒体在虚空情境中推磨子犹傲慢自大。在政治力量凌势干预下，许多重要议题被插上白旗，许多主流媒体被插上党旗，东躲西闪，终钻入琐屑枝叶，任由猖獗白蚁腐噬根底。因此今日之新闻，缺乏设定清楚的问题范畴，各种问

题与现象未被厘清与解释，更遑论解决问题。虚空情境正因架空了问题本质，回避群众询问，忽视议题需要，失去透视现实问题的能力，也难怪读者看报则愈读愈莫名。

资深报人张景云质疑社论是谁在说话，我们也不禁要追问下去：媒体是为谁在说话？媒体的新闻立场是什么？当政治力量成为压制严肃问题的麻药，媒体或已忘记真正的舆论，是人民公意；官方的舆论，只是权位的象征物和有待检验之词。政党骑劫民众舆论的破坏性在于：加速社会舆论的保守个性与伪善、营造假性参与社会的文化，以及遏止问题讨论层次的提升！

倘若今日媒体欲持续带领读者羊群，建立它的“公羊学”，切切不能倚赖执政者的慷慨与善意，诚如台湾报人余纪忠曾在《中国时报》社论中清楚表明说：“新闻自由的光大和报业尊严的维护，绝不是朝夕间所能幸致，更不能祈求当道或凭恃政府的施舍，而是要靠新闻工作者本身的争取、奋斗、自爱和自律，以及法律的明文保障。”如果媒体看不清自我定位，却誓力捍卫新闻理念与价值，这其中又以自由精神为基础，终究只成为羊群中的瞎眼领导。

批判者不是空头家，但永远是当权者背上一根芒刺。论解构媒体权力，是冀能建立一套监督媒体权力运作的机制，掀开其羊皮大衣，内窥其隐性性格，并在论述中寻找“事实”的“积极信念”（positive conviction）。拥有清明眼光和真伪分野判准的读者，终究能从纠葛复杂的新闻歪象，或与媒体勾结的利益复合体中，寻得一条洞然分辨事实与真实的经脉，揭露媒体背后的政治立场、意识型态与霸权论述。

二、寻索一页副刊史

当各大报新闻呈现高同质性，无疑副刊将成为异质逐鹿之地。翻开历史，马新副刊向有文人办副刊的传统，主编的文化理想与使命感，为副刊注入了奋品的生命力。人的因素形塑了副刊的个性，也决定了一家报馆的文化形象与品质。

所以，副刊并非报纸的副产品，它是文学的摇篮和文化的载体。而现代副刊或具运动个性，可以一跃成为批评时政或文化议题的阵地或禁忌言论偷跑的码头。香港文化评论作者马家辉曾指出，香港“诸侯割据”的专栏看似平淡，是“日常生活的发声”，但其意义其实是为小市民的寻常生活争取发言权，可见文化副刊亦能作为社会文化秩序的纽扣。寻索一页副刊史，旨在了解马新副刊过去的角色，重新确立副刊的“现代性”与价值。（魏月萍）



马华收购南洋报业一周年，公众在马华总部前静坐抗议。

提供／周泽南

政党失范，媒体失守

马华收购南洋报业一年后的省思与观察

当 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经过一年之後，有了这么一段观察和沉淀期，人们对于收购事件或能有更清晰的理解和更冷静的剖析。《民间》特地请来资深报人朱自存、吴彦华，以及媒体观察者黄进发，就收购事件进行对话。

主题
论述

主 持：潘永强（《民间》主编）；简称潘

参与者：朱自存（前《南洋商报》总编辑，马来西亚华
文报人协会会长）；简称朱

：吴彦华（《诗华日报》执行总编辑）；简称吴

：黄进发（评论人罢写运动发起者）；简称黄

整 理：刘瑞兰（本刊特约）

日 期：2002年7月19日

潘：马华收购南洋报业，引起了很大的反弹；这次收购事件和当年《新明日报》和《通报》的情况有什么不同？

吴：当年《通报》被收购也是通过华仁，即收购南洋的同一家公司。

据我了解，当时的马华总会长李三春在企业界相当吃得开，筹了一笔钱，成立了华仁控股有限公司。与其把这笔基金存在银行里，不如做投资，所以就购买了英文《星报》。《星报》当时是不赚钱的，经营了两年还是亏本，于是他们就去买《通报》。《通报》每年的盈利100万，很划得来，所以买《通报》是基于经济考量。

《通报》没有受到很明显的政治干预。当时西马有太多华文报——8家；所以单单控制《通报》也没有用。一直到1994年《通报》才倒闭，并非马华一买，《通报》就倒闭的。政治干预是马华党争后才开始的，即1986年前后。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报纸受到政治动荡摆弄，到了林良实的手，实在亏不过，才卖掉的。《通报》关闭时，已不是马华的了。



潘永强

摄/魏月萍

朱：那个时代，政治干预不大，我从来没有碰到政党的人来跟我讲：老朱你要怎样怎样。编辑的自主性比较大；总经理负责业务和发行的工作，而我们是直接和董事部的代表交代。

黄：那时政治干预不明显，我想可能是当年政权没有受到那么明显的威胁，直接控制华文媒体的需要不大。而今天政权比过去拥有更多的忧患意识；收购媒体比用法令去控制更不露痕迹——只是这次收购事件的效果刚好相反。另外，当年公民社会的力量没有今天那么壮大；只有华教的课题，才能让华社站出来反对。今天，不只传统的华教人士，其他人也意识到社会需要更多的声音。一开始反对政党收购时，很少人会感受到垄断的威胁。反垄断是后期才冒起的，渐渐地人们意识到这个报纸集团形成后，其结果就象政权一体化一样。反垄断与其说是反收购的因，毋宁说是果。

吴：我还有一点要补充：华文报的生态有了很大的转变。1980年代时华文报数量很多，基本上还是百花齐放的；发展到1990年代后期，其实已经留强汰弱，剩下两大集团。在这两大集团之间，如果有一家被收购的话，就会变成一报独大。这是很容易推想得到的。所以华社才有那么大的反应。

不代表华人讲话就是反传统

朱：华文报的传统，整百年来都是代表华社讲话的。如果一旦不能代表华人讲话了，那就是反传统。反传



朱自存

统一定会被支持传统的人所反对。报纸所靠的是群众（读者），当群众看到它所支持的传统“失据”之后，你以为他们不会反感吗？群众（读者）要有什么新的价值观，才重新给予支持？

从前虽然也有政党背景的报馆老板，象李孝式，但他是代表华社参加第一届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才进入政坛的，他是从华社进入政党，而不是从政党进入华社。

吴：李孝式、胡文虎或者陈嘉庚，即使没有政党背景，也有各自的政治立场。但当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反响，因为华文报的角色不一样：商业活动还没有那么频密，报纸所扮演的角色，是帮忙宣扬一些思想，即中国进行的革命活动。报纸的主人虽然摆明有其政治思想，但自由表达，大家都能接受。

今天，报纸却是根据商业社会的需要生存；做为民营的报纸，大家都希望报纸更具有促成社会发展的作用。当收购事件显然在阻碍这个过程时，民间就会有反应了。

黄：当年左派和右派之争，华人社会是比较能够容忍的，所谓国共意识形态的争论，他们在马来亚都不是当权派，不可能用国家权力直接干预，所以社会能接受两边的党报怎样玩；独立之后，华文报被认为是华人社会里内部动员的一个工具、一个空间，受到干预的话，就不是当年那样的情况——而是没有左没有右，只剩下一个声音。



黄进发

摄/魏月萍



绘图 / 徐有利

报纸是不是还站在办报的本位

潘：《南洋商报》和《中国报》被马华收购，人们都担心言论自由和报导立场受到干涉；现在收购事件过了一年多，从新闻处理的角度看，你们发现了什么问题吗？

黄：我没有做很细的观察，不过一些内部员工，就举过很多例子：比如说干预封面、关掉专栏和版位、冷藏编采人员等。如果不从这些技术层面去看的话，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：今天的报纸是不是还站在报纸的本位？报纸本位，不一定指很崇高的办报精神，他们甚至可以站在最底线来办报：“我要赚钱”。这至少是市场引导的，社会还是有能力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他们要看的東西。

然而，现在报纸明显不是这样的。各家报纸摆出来是同样的产品，没有突出各自的品质和差异；在报导方面，没有积极去奇峰突起；而在营运上，各家报馆开始有所

主题论述

◆ 有自己的政治倾向，也想看看对方说些什么话吧。
读者的立场是中立的，为的是看两边的说理，即使读者本身

偏重，有些主动放弃某州的市场，或晚报的市场，另一家报纸就这样接过去。由此可见，这些报纸不是站在生意的角度做决策，毋宁说它们已经连成一体，以确保媒体大帝国的主人获得最大的收益。

吴：我相当赞同进发的看法。同行如敌国，本来应该有竞争的；但这一年来所看到的，无论是报份或广告，还是报纸的内容编排，好象报纸高层已经有了协调，已经谈好：你站一个角，我站一个角，大家免于竞争。所以，弱势报纸继续弱，强势的报纸继续强，整个报界的大一统已经呼之欲出了。

黄：其实我们的报界越来越政治化，政治化不只是政治干预，而是整个报界已成为政治的缩影。吴生讲的这个情形，就象政治里的“协合政治”，大家事先讲好，选民根本没有多少选择。

朱：纯粹从一个读者的角度看，现在的新闻偏向一边，没有明显的反对声音。读者的立场是中立的，为的是看两边的说理，两方面不同的意见，然后自己去评判与辨别是非。即使读者本身有自己的政治倾向，也想看看对方说些什么话吧。你可以把自己一方的理由说出长篇大论，让反对的意见轻描淡写；你以为读者不会想到：对方会那么低能吗？“读者的眼睛雪亮”这句话永远站得住脚。

黄：我想起前两天看到的一个例子，应该是《南洋商报》吧，在第四或第六版一块小小的新闻，说“替阵还有华裔支持者”。整个新闻要带出的是：替阵怎么还有华裔支持者呢，回教党都那么极端了，居然还会有华人支持，显示马来西亚还有民主的，国阵还是很开明

的……这根本不算新闻，那是评论。报纸可以这么写，显然和政党机关报没有分别。

当然，不是说政党不能有机关报，而是社会必须要有办报的自由，那么你要办机关报就随你便，没有大问题。

潘：一年以来，报纸品质下降，是政治干预造成的，还是编采人员自己的自律或自我设限？

朱：新闻从业员失去了专业和理想，不如去别的地方。这份待遇什么地方找不到呢？作为一个新闻工作人，不专业不如不干！如果不要抗衡，就另觅出路吧。当然这只是马来西亚的情况，在国外许多国家有多份党报，民主党不做，可以去共和党；就算在菲律宾、印度，他们的报纸也敢公开批评，因为新闻工作者可以随时离开去别家报馆；在本地则无路可走，唯有转行。

现在媒体品质低落的原因，就是大家都喜欢转载别人以至别地别国的内容，没有自己的观点和视野，这是偷懒！不过，有时也会出岔子，我看到电子媒体上有过的镜头，翌日报上一样出现，去国外的人也会看到外国报纸登了的东西，回国一模一样地看多一次。有了网路之后，更助长了这种恶性的行为。可是不要忘记，未来报纸的竞争对手，除了平面媒体，还有电子媒体。

◆ 别地别国的内容，没有自己的观点和视野，这是偷懒！
现在媒体品质低落的原因，就是大家都喜欢转载别人以至

政治任命者只考虑政党的利益

吴：收购后报纸水准下降，最基本的原因还是要回到政党干预。所谓政党干预，首先他们会派自己人来管理。管理人如果是从市场的考虑来任命的話，他的决策会



吴彦华

摄/魏月